

中國時報 / 1996/09/08

183天使曾經在我面前◎王亞玲每個人認識毛毛（田啓元）

183天使曾經在我面前◎王亞玲 每個人認識毛毛（田啓元）都有不同的故事。一九八九年八月廿五日，我從報社出發，和好友欣欣坐上光華客運215公車，前往社子島看一場「臨界點劇象錄」的帳篷劇場，由於午後一場雷陣雨，路上坑洞積水頗為嚴重，兩人在後座雖有說有笑，但這巴士像鐵牛車般，一路顛簸搖晃放黑屁，到了最後一站「中國海專」時，我已經面無人色，一下車便腳踏爛泥，而海風吹來的鹹濕味，更讓我覺得噁心想吐。

「小劇場就要這麼整人嗎？幹嘛放著劇場不演，偏偏要選擇這個窮鄉僻壤的水邊。」我像喝了酒般搖搖晃晃地邊走，心裡邊犯◆咕。在我肩上好似有個飛來飛去的天使和一個眼珠噴出螢光色彩的魔鬼，爭鬥吵嘴不休，「可是這不是很有趣嗎？光是《割功送德 | 台灣三百年史》，題目就夠炫吧！」天使誘惑我說著。的確，戒嚴開放的前兩年，祇要是能顛覆台灣歷史、政治的表演話題，就像一個令人眼睛發亮的光環，讓人忍不住向前走去。

灰藍的海天連著黑沈沈的沙灘，遠方的火把追著夜風閃舞著，從鄉下老百姓租來的婚喪喜慶帳篷，也像活動布景般擺動著藍白色的線條，像瀑布的水紋。觀眾席地坐下，面向著當年先人「唐山過台灣」進台北盆地的歷史交口，此時無疑地我的天使顯然已經給了魔鬼一拳，我忘卻了暈車、抱怨，興高采烈地選擇了一個最靠近演員的地方屈膝而坐，等待一場夜戲的來臨。當然那天的演出也沒讓我「舒服」過，「二二八事件」、「白色恐怖」赤裸裸的幻燈報幕，批判資本主義的火燒美國國旗、斬雞頭，阿忠和慧玲不停地吃東西之後，又把它吐在沙灘上，看完戲後，我又像暈車般蒼白虛脫、全身寒慄，甚至頭皮發麻得不知如何鼓掌，這種活生生、血淋淋地控訴，讓我起身時不禁一個踉蹌。導演是一個身穿白汗衫、手拿著菸的年輕人，我回頭看了他一眼，沒有微笑，他沈默地抽著煙，在煙霧裊裊中靜思。他就是**田啓元**，而這齣「忘記你我做不到」的戲，正是我從事藝文記者的第一個小劇場獻禮。

毛毛剛開始給我的感覺是神秘、叛逆和奇怪，在「割功送德」之前的政治劇「亡芭彈與魏京生」，就已經夠驚世了。那時小劇场的政治敏感症候群，就像出麻疹般，發燒發熱到每一個小劇場身上，如優劇場的「重審魏京生」、河左岸劇場的「迷走地圖系列」、環墟劇場的「被繩子欺騙的慾望」等等，當一個個小劇場像傳染病似的，繞著政治漩渦轉時，**田啓元**「啪！」的一聲教書去了，而「臨界點」也停了。

這好像急切的弦樂快板正在演奏時，突然從天上掉下了休止符，剛好卡在五線譜上和密密麻麻的音符之間，每次在**田啓元**的戲裡被整得很慘的「最佳女主角」詹慧玲，也突然穿起了洋裝，長髮紮起了「公主頭」，睜著杏圓的大眼對我說：「我現在在台原出版社。」一派文藝女編輯的模樣，就像**田啓元**也一派正經地當老師教畫畫。

兩年之後，毛毛重回「臨界點」懷抱，我也換了家報館，再次見到他，多了幾分自信，顯然在教書的過程中，他已不斷自省人與生命的態度、劇場與演員的身體關係。我一直留意他的感冒、咳嗽，故意去遺忘他的愛滋帶原，常叫他喝溫的蜂蜜檸檬水，或是煮過的可口可樂等偏方；就像我老是注意臉上的青春痘，又塗又抹地胡亂搽藥，卻忽略了內分泌的平衡。不過毛毛卻從未忘記病魔的潛伏，他學中醫習穴道按摩，中醫的經脈氣血運行，強調以自己的能量增強來保健，來抗衡疾病。結果這個老祖先的凝視，居然讓他領悟

「身體」的重要性。「平方」和「白水」就是他從身體造型開始的視覺任務。我看到他把小劇場政治的外衣，狠狠地撕裂，露出袒裸的身體，沒錯，「什麼是我們的身體？」就是他開始與劇場的對話。

而在我還沒來得及問「那語言怎麼辦？」、「那劇場的美學怎麼辦時？」他已經陸續在「阿女·白色瑪格麗特」、「同志光陰」、「瑪麗·瑪蓮」、「水幽」、「魔宴彌撒」等戲——檢視，——實驗。「你有沒有LOVER？」第一次與毛毛交心時，我問了一個這樣私密的問題，他楞了半晌，看著我笑笑說：「沒有。」

自從他師大美術系時代檢查出是愛滋帶原者，我知道他一直是孤單的，「我這一生注定是要漂泊的。」毛毛外在的孤寂其實與他放肆的內在情感是互相矛盾的，他可以在學生時期穿著火紅的喇叭褲，在制式的校園走來走去；也可以在劇場中玩弄著「感官之旅」，「阿女」的國歌可以唱在「二二八」國民政府砍殺老百姓之時，「水幽」的尾聲也可以是許仙變成尼姑的回眸。就像他喜歡的巴爾托克鋼琴曲，彈完後總是散落滿地零亂的音符；而看完他的戲，你的身體也總是起滿了雞皮疙瘩，並很想罵一聲「好賤」。

九五年春天一夥人去香港看羅伯·威爾遜（ROBERT WILSON）的「浮士德」時，他偷偷告訴我：「有個黑人在勾引我？不過我拒絕了他。」又得意地說：「我在女裝店買到一條類似三宅一生的褲子，店員問我：『你是買給女朋友的嗎？』此時我趾高氣揚清楚地說：『我是買給自己的。』」其實除了愛滋這件事外，他是誠實面對自己的，若非顧及家人，他早就COME OUT，甚至為台灣愛滋病患，盡一分最大的關懷，他在劇場舉辦的「同性戀紀錄片展」和劇作「日蓮」背景的愛滋被單，足見其關懷。

同年豔夏我收拾著行囊，準備赴紐約遊學，臨行前一天，毛毛騎著小摩托車，到我家樓下，說要給我一份驚喜。那是一個他手寫李白的「清平調」，做成小卷軸狀，慢慢拉開像藏寶圖樣，有著古樸的美感。他的傳統山水字畫向來與他劇場前衛行徑，有著美麗的衝突；就像美術科班出身的羅伯·威爾遜一樣，在進行劇場顛覆前衛的同時，心中最愛的依然是夏卡爾的畫。

我對他說：「毛毛你將會是台灣的羅伯·威爾遜。」當時他的兩頰是豐腴的，乾澀的黑眼瞳裡除了恐懼之外，我看得出他「想飛」的渴望。「我會去紐約的。」毛毛緊握住我的手。紐約的一年裡，我不知道毛毛形銷骨立，我祇知道他很忙，找不到；而他每次留給我的電話錄音都是：「我好想去紐約，我有東西要給你，我好累喲，我不行了，我要睡著了。」不清楚他在說什麼囈語。等到慧玲跟我說：「毛毛發病了。」我呆得祇聽到嗡嗡的耳鳴。

今夏回到台北，我用力地跟毛毛說：「我不准你離去，在共同向前走的跑道上，我不准你跌倒。」我企圖用霸道掩飾自己對朋友死亡逃避，他眼眶泛著淚光說：「我好冷，我終於體會『高處不勝寒』的冷冽，我的劇團計畫已經排到明年七月，我走了，劇團怎麼辦？這群小朋友怎麼辦？」此時，身旁的吉興已經泣不成聲。我，依然還是發呆。

天使就在我面前，但我無能為力，我似乎看到毛毛的腦與上帝神通，神來之筆的創意不斷，可是他平凡的肉體卻不勝負荷。在他的筆記本裡，他寫著每天讀三本佛經，卅三歲得金馬獎最佳編劇獎，卅五歲得奧斯卡最佳編劇獎。別以為這是他行將就木前的囈語，一本取自山海經的科幻武俠劇，是他從未發表的劇作，有劍俠、有恐龍、還有合唱精靈。

告別式那天，我總覺得你依然在我們的身邊，擠眉弄眼促狹地看著我們，燒冥紙時，我們叨念著盡量花錢，多搞些戲，你會在另一個空間繼續你的理想吧！「死」是什麼？看著你的骨灰壓碎在大理石罐子裡，被劇團帶往八里大佛寺時，塵埃揚起，我似乎又看到了一個孤零零的背影，在八里的觀音山坡鳥瞰著社子島。當初我們第一次見面的地方。